

懷念楊希震教授

范廷松

(本文插圖刊第36、37頁)

典型書生辦學能手

楊希震教授病逝於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五日，親友們為他組織治喪委員會，公推教育部前部長李煥先生為主任委員，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孫震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陳治世先生、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校長鄭嘉武先生及湖北同鄉會代表劉先雲先生四人為副主任委員。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及上述三所大學，曾經是楊教授長期服務或教學研究的地方，而孫、陳、鄭三位校長都是楊教授的學生輩。至於李煥先生、劉先雲先生與楊教授因同在教育文化界服務多年，也有深厚的公誼私交，所以治喪會公推他們為楊教授主持治喪，都屬義不容辭。一月二十日公祭時，數百位教育文化界人士，滿懷虔敬心情，向他行禮送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朱匯森、吳延環、薛人仰及劉先雲四位先生為他在靈柩上覆蓋黨旗，場面尤其感人。楊教授以一介書生，無赫赫功名，竟能在飾終典禮中，享此殊榮，自然與他一生忠黨愛國熱心教育事業，有很大關係。

怪教育界公認他是「辦學」能手。

筆者是楊教授在政大當訓導長時的受業門生，對於楊教授的處世為人與教學態度，素所敬佩。茲謹就楊教授所遺留下來的自傳、文稿，以及近二十年來筆者與他交往所知，略述其家世、學歷與經歷，以資悼念。因為楊教授的自傳，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院第十七期受訓時所寫，過份簡略，後來在他出版的書籍或偶爾發表的文章中，也很少描述他自己，所以參考資料不多，無法詳盡，尚請讀者見諒。

中大十年獻替良多

楊教授名希震，字葆初，民前十年（一九〇

一）六月出生於湖北省襄陽縣。幼時曾在私塾就讀，民國六年入湖北襄陽第二師範附屬高等小學二年級。民國八年夏畢業，以名列前茅，免試直升師校，惟為求更優讀書環境而就讀於國立武昌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民國十二年夏畢業，又以成績優異，免試升入高師，初讀生物學，後因興趣關係，改讀教育哲學，這是他一生以研究教育理論獻身教育事業而受到的基礎教育。

民國十四年，楊教授轉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三年級。十五年為參加國民革命而輟學，十六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在南京創立，楊教授獲黨部保送而入學，十七年畢業，奉

派在中央黨部訓練部黨義教育科服務。不久，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名中央大學，楊教授乃辭職入中央大學復學，於十八年畢業，民國十九年春，楊教授為求深造，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是我國歷史上以大學畢業資格入該校研究院專攻教育之第一人。楊教授在東帝大讀書時，並兼任中央通訊社特派員職務，時常撰寫文稿寄回國內發表。

楊教授留學日本三年之後，相繼於河南大學及中央大學任教。民國三十三年，奉教育部命，赴英美兩國考察教育，等到任務完成，利用機會，再度進修，楊教授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並得到教育碩士學位。

民國二十二年起，楊教授應聘在國立中央大學服務達十年之久，曾擔任之職務甚多，如出版組主任、主任秘書、教授，兼代教務長及中大附屬實驗學校主任等職，實驗學校為中大之附屬學校，自幼稚園至高中之各學年級，完全齊備，學生二千餘人。抗戰時期，學校遷至貴陽，並於三十年改名為國立第十四中學，楊教授仍兼任校長。實驗學校師資優良，設備完善，學風純樸，在大後方聲望甚高，也是升學率最高之中學。楊教授主持校政，以「一言必信，行必果」與員生互勉。實驗學校畢業學生近萬人，其中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者達百餘人之多。此外，楊教授在實驗學

校從事教學及學制之改革實驗，如五年一貫制中學，英語直接教學法，級任導師制及能力分組制等，皆屬開創性之改革而績效甚著，教育部曾多次傳令嘉獎。

出長政大旅行遷校

楊教授與政大的關係最深。政大在中央黨務學校時期，他是學生。在中央政治學校時期，他是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時期，他擔任過訓導長、代理校長。戡亂時期政大遷校與川西大邑之戰，以及後來政大學生流落香港以至來臺定居與就業，也均係楊教授在擔任訓導長及代理校長任內，主持其事或協助解決。茲依次簡述如左。

民國三十七年冬天，徐蚌會戰，國軍失利以後，中共迫近長江，雙方醞釀和談，行政院院長孫科宣布行政院將遷往廣州辦公，南京惟留李代總統宗仁辦事處專辦「和談」事宜，於是乎政大教職員生之間，發生了應否隨政府遷校的嚴重爭執。

反對遷校者，以經濟系教授余精一為首，他是一位資深教授，在校中富有號召力量，附和他的教職員和學生雖不多，但有校外左傾人士的支援，其聲勢頗為浩大，他們主張：（一）反對政大遷校。（二）禁止校物遷出學校。（三）迎接中共「解放南京」。可是學校中堅決反共的教職員和學生佔絕對的多數，與他們對抗。

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十五日，學校行政會議接受大多數人的意見，為避免反對遷校者藉口，決定學校員生旅行到杭州，自由參加之名為旅行，實

係遷校。全校學生共八百人，報名參加赴杭州者有七百六十五人，各年級學生都有，尤以三、四年級學生為最多，教職員、工友及眷屬報名的，共有九十六人。學校在遷移期內，一切有關遷移事務完全由遷校委員會負責。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由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工友代表擔任，採取民主的方式，以選舉產生職員，經會議派定工作，學校當局居指導地位。因為校長顧毓琇先生在決定學校遷移杭州之後，即回上海養病，總務長翟楚先生不慎傷足，無法行動，身任訓導長的楊教授，乃義不容辭的代表學校當局，成為學校遷移行動中的領導和核心人物。由於局勢混亂，經費支絀，政府政策舉棋不定，各地左傾人士又橫加阻撓，楊教授在學校遷移中所遭遇的困難與危險，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茲將學校遷移途中的重要行程以及所發生的重大事故，扼要列述如下：

遷穗遷臺遷回重慶

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九日（農曆大年初一下午二時開始遷校，因南京下關車站為難民擁塞，秩序很亂，改由和平門上車。

元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車抵上海北站。

元月三十一日晨八時，車抵杭州，住入杭州

廣白路杭州師範。

三月十三日，顧校長由滬來杭，告訴同學們，目前政府與中共戰事未定，一旦和談決裂，戰火一觸即發，遷校為學校一貫政策，遷校的準備工作已做好，教育部已批准經費三億元，備為學

校南遷之需。

四月十日，杭州師範學生，因受潛伏共諜的煽動，反對政大同學借住的風潮，愈演愈烈。杭州師學生在校中貼出標語：「你們今天旅行到杭州，明天旅行到臺灣，後天旅行到那裡？」迫不得已，同學乃遷入距杭州不遠的浙江省訓練團暫住。

四月二十二日南京淪陷前夕，學校決定南遷廣州。留杭同學五百餘人，分兩批乘火車到上海，再登上招商局的黃興輪，出長江口，循海路直放廣州，住入南海縣境之大壠墟，分住三間相距不遠的祠堂或書院，該處距廣州市約三十餘里。

政大到了大壠墟不久，京滬各校的黨團同志及反共意志堅強的學生陸續到了廣州，約有數百人，華北各大學的流亡學生也先後到穗，有三四百人之多，他們都請求教育部分發學校，政大當時奉教育部令，儘量收容他們在學校寄讀，曾專為他們舉行兩次考試，錄取寄讀學生三百餘人。

六月，顧校長在臺北，因病堅請辭職。當時國軍在湖南失利，共軍迫近廣東，廣州局勢極緊，學校不能無主，教育部批准顧校長的辭呈，命楊教授代理校長，楊教授覺得政大的幾百位學生是他由南京帶領出來的，臨危授命，義不容辭。他接事之後，即計畫將學校遷往臺灣，如不能成，即隨政府遷移，楊教授為政大遷臺事，曾呈請教育部，並親自來臺，向臺灣省政府提出請求，未蒙核准，理由是臺省人口過多，房荒嚴重，無法提供校舍供政大復課之用。當時，中央政府在廣州本未作長期打算，而共軍威脅廣州，一天比

一天嚴重，學校不能不遷，八月奉教育部令，遷往重慶。

政大學生編入軍校

學校由廣州遷重慶，路途遙遠，中途轉車數次，麻煩甚多。沿途計分為廣州、梧州、桂林、貴陽及重慶五大站，每站設五人小組，其中教職員一人，學生三人，工友一人，負責接洽車輛及臨時食住地點。八月中旬，各站人員分別派定，即時出發。全校教職員、學生、寄讀生、工友及眷屬共九百餘人分為五大隊，二十餘小隊。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大隊離穗赴渝，每隔數日，出發數小隊，在九月底以前，各隊先後到達重慶南溫泉。重慶南溫泉，本係政大在抗戰時期原校址，此次重新遷回，相當順利。十月初，學校正式上請，寄讀生舉行編級考試，並在南溫泉本校及成都兩處招考一年級新生，在校同學於海棠溪豎立大幅標語：「愛國的青年到政大來」、「反共的青年到政大來」，報名者極為踴躍，新生入學考試，亦分別舉行。不幸十一月初，共軍犯入川境，重慶人心浮動，中央作積極之疏散，學校又奉命遷往成都。

由重慶往成都，沿途車輛擁擠不堪，後車接著前車，綿延數十里，一車發生障礙，後面的車輛即不能前進，學校原僱的車，被亂軍扣留後，有許多同學步行或搭乘其他車輛至成都。

十二月初，政大同學陸續到達成都者約三百人，當時的國軍，節節失利，人心渙散，已成瓦解之勢。可是政大同學的愛國熱忱，絲毫未因之

減少，而且推派代表由楊代校長率領向軍校張校長耀明請求，准許他們投筆從戎，參加軍校，武裝反共。這一段經過，張耀明校長曾於致陳固亭先生（已故前考試委員，亦政大校友）函中，敘述甚詳，他說：

「三十八年多，川局逆轉，重慶陷匪，總統蔣公於十一月三十日，由渝飛蒞成都，駐節軍校，指揮西南軍政大計，此時國立政治大學同學二百餘人，甫自渝步行到達成都，雖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精神仍甚振奮，推舉代表以慷慨赴義，滅此朝食之悲壯情緒，請纓殺敵，當由弟面報總統特許編入軍校二十四期新生總隊，由政大代校長楊希震率領入軍校。學生加入新生總隊時，一種萍飄蓬發、無敵無畏之氣概，堅定激昂如崗如陵之精神，實予即將畢業第二十三期同學以無比之感奮與歡迎。」

大邑戰敗流落香港

政大同學入軍校，不及十日，大局逆轉。昆明盧漢叛變，整個局勢，突告嚴重。軍校奉命去西昌（西康省），十二月二十日行軍至川西大邑與共軍遭遇，政大同學在此次戰役中犧牲之壯烈，可從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勒石建立於木柵政大校園之「政大同學川西作戰紀念碑文」中可以看出見，碑文之後半曰：

「至二十日侵曉。進次大邑之蘇場，與劉匪伯承部隊遭遇，第八中隊（即政大同學奉命編成）受命掩護餘衆退却，倉卒迎敵，士不及疊，蔽莽據播，苦盡至暮，雖死傷枕藉，而堅陣不撓。

時至隆冬，川原凝沍，暴骨莫收，人天嗟慰。計是役殉國者六十餘人，傷殘稱是。從戎諸子，摧夷略盡矣。生還者云，諸君瀕死之際，或扶創殺賊，或奮呼助勢，或自戕成仁，卒未有顛顏降敵者，嗚呼，烈已。」

楊教授在成都引導同學入軍校之後，於十二月八日深夜，乘教育部為留蓉專科以上學校負責人所備之專機飛香港，同行者有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先生、雲南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先生等。不久之後，在四川大邑作戰失敗逃出戰場的同學百餘人，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也陸續到了香港。他們有的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有的好多天沒有吃飽飯，面有菜色，而且他們沒有衣服，終日以疲乏不堪的身體與寒冷的天氣奮鬥，他們住在難民營裡，沒有房屋，夜宿露天，痛苦極了。楊教授曾電請教育部救濟，教育部也勉予設法每人發給港幣七十元，但以後就愛莫能助了，後來他們能來臺灣，完全是他們自己想的辦法，而在他們經過千辛萬苦來到臺灣之後的求學與就業問題，均係楊教授轉請教育部及政大校友會設法解決，而仍以楊教授本人出力最多。所以楊教授逝世公祭之日，當年追隨楊教授共歷艱困之政大門人，如喪考妣，悲痛莫名。蓋政大以「親愛精誠」為校訓，楊教授視學生如子弟，諸生事楊教授如父執，其情誼至為感人。

遷臺功成不在其位

政大於民國四十三年在臺復校時，楊教授已不在職，但有二事仍與楊教授有關，其一：政大

是大陸私立大學在臺灣復校的第一所大學，當時教育部部長張曉峯博士之所以特別提經行政院准予政大復校，其理由就是因為政大師生在川西大邑反共戰爭中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蹟，可歌可泣，值得表揚。而這件事情是楊教授在代理政大校長任內所領導發生者，可以說是盡人皆知。其二：政大復校籌備期間，先總統蔣公原以條諭楊教授擔任校長，可惜部份有心人士利用了對他有怨的人從中阻撓，功敗垂成。對楊教授個人來說固屬憾事，當年與楊教授共過患難的許多政大校友常為此事作不平之鳴。

楊教授於民國三十一年初來臺灣時，受知於當時擔任臺大教務長的錢思亮先生，被聘為臺大教授，講授國父遺教，專心教育，潛心著述。錢思亮先生二公子，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煦先生，當年在臺大讀書時，即為其得意門生。張曉

峯先生與楊教授係中大前後期同學，情誼素篤，曉峯先生深知楊教授在中大與政大服務期間成績優良，當他擔任教育部長任內，即徵調楊教授，兼任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研擬生活教育方案，迄今仍為各學校所遵循實施。曉峯先生後來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敦聘楊教授負責創辦夜間部，擔任該部主任歷時八年之久，五十六年時，擔任文化學院院長四年，楊教授為建立制度，改善待遇，投下鉅大心血，乃使學校步入正軌。中國文化大學能有今日之規模，楊教授協助曉峯先生草創之功，實不可沒。

楊教授平日除了教學及擔任學校行政工作之外，勤於著述，已出版者有「國父思想」、「國父思想輯要」、「國父遺教概要」、「訓育原理」、「教育的起源與發展」、「人格心理學」等書，均為學界所重視。

肺炎不治溘然而逝

民國六十六年楊教授忽罹腦血栓症，住臺大醫院兩月，復健情形，雖有進步，但行動仍不方便，六十七年赴美休養，與子女團聚。七三年底因思念祖國，堅持回臺，與幼女同住（幼女小定，臺大外文系比較文學博士，現任臺大外文系副教授），七十五年底體力漸衰，七十六年一月五日因肺炎在三軍總醫院急救不治。楊師母繆中宇女士，與楊教授係中央黨校第一期同學，相偕留日，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研究，伉儷情深。她在為老伴安葬之後告訴筆者，楊教授在美國加州生活，原甚安定，因身體日衰，自知不起，他向老妻吵鬧着要回臺灣，他說：「我不願死在他國，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家。」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了，願他在天之靈安息。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七

為歷史作證

喬家才 著
定價 台幣 貳佰元

本書為喬家才將軍繼海隅叢談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劫後隨筆、黃埔建校簡史補正、三民主義力行社傳真、軍統局的工作在山西、聲威與嚇阻、苗培成高風亮節、閩錫山與戴笠、詩人情報員異域豪難、為歷史作證——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為戴笠辯誣、再為戴笠辯誣、力行社與國民黨、臺灣奇女子藍敏、土肥原的侵略魔掌、干國勳與力行社、憶廖耀湘將軍、王陵基與戴笠、如何對付日本篡改歷史、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憶陳素農將軍、賴景瑚傳、也談梁漱溟、講一個故事紀念郭鏡秋、懷念蕭一山先生、「南京大屠殺」和「還俗記」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